

清代翁牛特右翼旗与周边蒙旗旗界变更*

玉海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清代翁牛特右翼旗旗地除了献地木兰围场之外, 在康熙、乾隆年间与昭乌达盟敖汉旗、翁牛特左翼旗和卓索图盟喀喇沁右翼旗再发生过几次变更。经过这几次变更, 旗地进一步缩小, 最后清代翁牛特右翼旗的旗界大致包括现在赤峰市松山区、红山区、元宝山区中北部及翁牛特旗西南部等地界。

关键词: 旗界; 翁牛特右翼旗; 昭乌达盟; 清代

中国图书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清代翁牛特右翼旗位于昭乌达盟西南部, 北接克什克腾旗, 东北、东南及南面分别与翁牛特左翼旗、敖汉旗和喀喇沁右翼旗接壤。但翁牛特右翼旗的旗界并非清朝崇德元年已确定, 而是直至乾隆末年, 根据局势的变化, 其与周边的木兰围场及卓索图、昭乌达二盟的各近邻蒙旗发生过旗界变更。

入清前翁牛特右翼旗的主体翁牛特部和喀喇车里克部游牧于贝尔湖以南至兀鲁回河(今乌拉盖河)流域的封地。天聪四年(1630)阿鲁部济农孙杜棱为躲避林丹汗的攻击, 率领二部越过兴安岭南下, 归附爱新国。

天聪五年四月初七日, 孙杜棱、达赖楚呼尔、僧格和硕齐等阿鲁诸部贵族与天聪汗盟誓时制定的“羊年律令”中初步划定了阿鲁诸部的东、西大致游牧地界, “驻牧地西界为噶海、萨尔、门绰克、阿勒坦、冬霍尔、谔奇儿津、乌吉叶尔; 东界至津河尽头”。^[1]由于《满文老档》在汉译《旧满洲档》的过程中误读原文, 将东界的“洮儿河尽头”(Tur-γool-yin moqoy-a)译作“津河尽头”(jin γool-yin moqoy-a)。^[2]

天聪五年十一月, 因阿鲁科尔沁色棱阿巴海在西喇木伦河以北遭受林丹汗的袭击, 于天聪六年十月皇太极派遣济尔哈朗、萨哈廉二贝勒, 召集翁牛特、敖汉、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清代翁牛特右翼旗区域社会研究”(18XZS037)阶段性成果。

奈曼、四子、阿鲁科尔沁、巴林、扎鲁特等蒙古各部，制定“猴年律令”，再次划定阿鲁蒙古诸部驻牧地的东、西地界，严令各部不得越过西喇木伦河，否则视为敌人。此次指定门绰克至巴嘎萨尔为孙杜棱所部游牧地界（*Mončoy-ača Bayasar-tu kürtele Sün dügüreng*）。^[3]

天聪八年（1634）随着林丹汗的西迁及病逝，西喇木伦河以北、兴安岭以南地区不再有来自察哈尔部的威胁。因此，游牧于西喇木伦河以南的蒙古各部的牧界已有很大的拓展空间，重新划分牧界也势在必行。是年十月二十二日，皇太极派遣国舅阿什达尔汉和塔布囊达雅奇二人，在硕翁科尔之地召集蒙古游牧八旗和翁牛特等蒙古诸部会盟，第三次划定牧界。^[4]此次划分牧界时，翁牛特与巴林二部由胡喇虎（*Quraqu*）、胡虎布里都（*Köke büridü*）为界。^[5]在硕翁科尔会盟所指定的牧界基础上，崇德元年（1636）设立外藩蒙古札萨克旗时，翁牛特左右二旗虽分设二札萨克，各自掌管自己的属民，但一开始相互间没有明确指定的旗界，二旗游牧于从扎袞乌达至后来归属木兰围场的格德尔库之间的西喇木伦、老哈河流域。可以肯定的是，经过硕翁科尔会盟所划定的牧界，康熙朝之前的翁牛特左右二旗的地界基本确立，但记述极其简略，只明确了翁牛特与巴林部的地界，一直无法得知其详细情况。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对当初翁牛特左右二旗的旗界，即南迁后的哈赤温兀鲁思领地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康熙、乾隆年间，由于种种原因，翁牛特右翼旗与木兰围场、喀喇沁右翼旗及翁牛特左翼旗之间发生过几次划定边界和旗界变更。^[6]除此之外，据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记载，翁牛特右翼旗曾经还与敖汉旗发生过旗界变更，但没有明确说明具体变更时间。

1. 翁牛特右翼旗与敖汉旗旗界

敖汉旗与翁牛特右翼旗同属昭乌达盟，其西北方与翁牛特右翼旗相邻。据张穆《蒙古游牧记》，敖汉旗西北至红庙，百五十里接翁牛特右旗，旗西北六十里有巴雅海山。^[7]提到翁牛特右翼旗东南界时则说成“东南至乌兰索墨，九十里接敖汉界”。^[8]“红庙”为“乌兰索墨”的汉译，相不抵牾，实为同一名称。可是张穆（1805–1849）撰写《蒙古游牧记》时已是道光年间，此时外藩蒙古各旗的

旗界基本已确定，无法得知康熙、乾隆年间发生的旗界变更。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中有一份乾隆四十五年呈报理藩院的《西翁牛特王旗畿辅界址并注拨归围场地名档册》（*Barayun ongniud-un jasay-un Törö-yin dügüreng giyün vang Vangšuy-un qosiyun-u nutuy-un jaq-a kijayar-un yajar-un ner-e toyan-u dangsa debter*）^[9]（以下简称《档册》）及与该档案内容完全相同的另外一份呈报理藩院的文书底子^[10]仍保存至今。两份档案中标有划给木兰围场及周边各蒙旗的地名及地界。据这份档案记载“拨给敖汉王旗的锡尔乌苏、南加依喀喇等均未记入此次旗界”。可知，这些地方曾经归属于翁牛特右翼旗地界，只是文中没有说明何时因何划拨给敖汉旗的缘由。《蒙古游牧图》所载《昭乌达盟敖汉旗图》中敖汉旗西北部有一条名为“锡尔乌孙河”（*Sira usun yool*，汉名黄水河）^[11]，档案所说的“锡尔乌苏”（*Šara usu*）指的应该就是这条“锡尔乌孙河”。

《昭乌达盟敖汉旗图》中找不到“南加依喀喇”（*Nanjai-yin qar-a*），但在《蒙古游牧记》的记载中出现与此发音相近的有一个名为“囊金喀喇”的地方，这两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同一个地方，只是蒙汉文的不同写法，其原文为：

理藩院则例载，老哈河对岸顺坡斯板、囊金喀喇二处已开熟地三十七顷二十七亩五分均令撩荒，作为敖汉郡王牧场。^[12]

南加依喀喇（囊金喀喇）应在老哈河沿岸一带，与锡尔乌孙河相距不远。“南加依”的语意不明，“喀喇”为蒙古语，意为“黑”。在敖汉旗老哈河不远的四德堂乡有一个名为“黑山后”的村，位于距乡政府驻地 8 公里处黑山脚下。^[13]这个大黑山（巴彦喀喇）脚下的黑山后一带很可能就是所谓的“南加依喀喇”。

“乌兰苏莫”即《蒙古游牧记》中所说的“红庙”和“乌兰索墨”，从《昭乌达盟敖汉旗图》也能找到，只是将蒙古语的“*Ulan*”（红色）误读为“*Ula*”，导致用汉语标写时误作“敖喇庙”。在该地图中，乌兰苏莫以南过锡尔乌孙河有名为“济勒噶厄鲁苏”（*jilay-a elüsü*）的地方，意为“峡谷中的沙地”，“济勒噶”与“吉喇”在蒙古语中的语意完全相同，均为“峡谷”之意，只是同一名词的不同拼写法而已。《蒙古游牧图》所载《昭乌达盟翁牛特全旗图》有一个唐神树的地方，蒙古名为“吉喇音毛都”（*jila-yin modo*），距乌兰苏莫^[14]不远，位于二旗边界。

从其位置^[15]及写法来看,这个“吉喇音毛都”与“济勒噶厄鲁苏”相比更为接近《档册》所载“吉喇”,可视作为同一个地名。《蒙古游牧记》中还提到二旗边界附近的“巴雅海山”,位于旗西北六十里。在敖汉旗古鲁板蒿乡(Gurbanquvasumu)后白音海村附近有一座白音罕山(Bayan qan),“白音海”为“白音罕”的谐音。^[16]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中也曾提到巴雅海(Bayaqai)位于二旗交界处。^[17]据《昭乌达盟翁牛特全旗图》,二旗交界处有两个巴雅海,一为大巴雅海(汉名大北海),另外一个为小巴雅海(汉名小北海)。大北海位于赤峰市元宝山区兴隆坡乡东北部,小北海位于松山区太平地乡南部。《昭乌达盟翁牛特全旗图》所载敖汉十家村位于松山区牯牛营乡南部,六分地位于太平地乡中部。^[18]《蒙古游牧记》中所说的二旗边界附近的“巴雅海山”^[19]指的应该就是这个“小北海”。该地图所载“十家子”和“六分地”分别即《昭乌达盟翁牛特全旗图》所载“敖汉十家村”和“六分地”。结合两个地图所标地理位置,吉喇应在十家子一带,乌兰苏莫则大致位于十家子以北,六分地以东的牯牛营乡杨树林一带。

2. 翁牛特右翼旗与喀喇沁右翼旗旗界

据《档册》记载,翁牛特右翼旗与喀喇沁右翼旗之间曾经发生过两次边界划分。最终翁牛特右翼旗的东南界顺老哈河而上,以阿伦查克察罕托罗海、昭布里喀喇托罗海、吐零格尔一肯达坝与喀喇沁王旗接壤;南界以毕其格图达坝、图布新花坡下小线道亦与喀喇沁王旗相邻;旗西南以海拉苏台一肯达坝、套海以南山脉、石头槽子南山、猴尔头河[20]、桑图岭与喀喇沁王旗邻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的记载相对简单,“南至吐零格尔岭,八十里接喀喇沁右翼界;西南贺尔苏图岭,六十里接喀喇沁右翼界”。[21]“吐零格尔岭”和“贺尔苏图岭”与《档册》中的“吐零格尔一肯达坝”和“海拉苏台一肯达坝”相对应。《档册》虽说“西南方两次划给喀喇沁的锡伯河之地”,但究竟何时发生,并没有交代。在喀喇沁右翼旗印务处档案有一份乾隆十四年(1749)喀喇沁郡王呈报于理藩院的文书,其内容与二旗划定边界有关。文书原文如下:

(1) Qaračin-u ĵasaγ-un Törö-yin giγün vang ×(2) Ulus-tur tusalayĉi güng
×-ten-ü biĉig (3) Γadaγadu mongγol-un törö-yi ĵasaqu yabudal-un yamun-du

(4) bariba. manu qosiyun-u Ongniyud-luy-a Sibege γool-un (5) buliyaldyusan γajjar-un kereg-i Ulan qada-yin jerge (6) γajjar-tur kereg sidkejü sayuysan temdeglegči tüsimel (7) Čisiü-dur tusiyaǰu qariyatu jasay-un vang čini (8) beye Ongniyud-un vang Bodajab-tan-luy-a neyilejü (9) jaq-a kijayar-i todorqayilan bayičayaǰu egüride temečel (10) jajaldul ügei bolyan siduryu-bar toytayan sidkejü (11) iǰayur-un bayulγaysan (12) ○○ jarliy-tur neyilegülün dayusqatuyai kemegsen jakiy-a-yi dayajü (13) namur-u segül sarayin arban tabun-a Da niyan zi neretü (14) γajjar-tur Vang minü bey-e, Güng Minjüürrabtan, Ongniyud-un (15) vang Budajab, Beyise Baldan, Ulus-un tüsiy-e güng (16) Günggarabtan, Qosiyun-u efü Čibten, Tusalayči tayiji (17) Namjal-tan bide bügüdeger neyilen čuyłaju door-a eyedün (18) sanay-a nigedčü öber öberün qosiyun-u qubiluyusan γajjar-ıyan (19) todorqayilan jaq-a jiruqai talbiysan yabudal-i Qariyatu (20) mongyol juryan-u temdeglegči tüsimel Čisiü-dür (21) medegülügsen-eče γadan-a edüge Ongniyud-ača abuyusan (22) manu qosiyun-u γajjar-tur tariyalaju sayuysan (23) irgen asuru doysin kerčegei küčürkeg tulada γuyuqu-anu (24) juryan-ača qayiralabasu Irgen-ü kereg-i jakiruyči qafančud (25) -tur tusiyan ögčü, manu qosiyun-dur sayuysan irgen-ü (26) yosoγar yabuylqu aǰiyamu-uu egünü tula jasay-un tamay-a (27) daruyusan bičig kijü ergün bariba. namur-u segül (28) sarayin qorin naiman-a^[22]

汉译：

喀喇沁札萨克多罗都棱郡王×^[23]，辅国公×^[24]呈文理藩院。由乌兰哈达巡检司员琦秀（音译）转札，将尔旗与翁牛特所争夺之锡伯河之地，遵从原先所下谕旨，与翁牛特王布达扎布会同详查并秉公办理，使之永无纷争。奉旨于九月十五日在大碾子沟本王会同公敏珠尔喇布坦、翁牛特王布达扎布、贝子巴勒丹、镇国公贡格喇布坦、固山额駙车布登及协理台吉那木扎勒等，达成一致意见，将各自变更之旗地标明界址，呈报于巡检司员琦秀。另外，自翁牛特划拨于本旗之地界内所居民人甚为凶悍，望大部晓谕管理民人之官吏，将其与本旗先居民人惯例为之。特此呈送札萨克印文。九月

二十八日。

据此记载,二旗札萨克郡王和各主要贵族的共同商讨下,于乾隆十四年(1749)九月十五日在大碾子沟之地会晤,将锡伯河之地正式划归喀喇沁右翼旗。大碾子沟即现在的赤峰市喀喇沁旗牛家营子镇大碾子村。从标明界址可知,这次的分界应该是《档册》所说“先后两次划给喀喇沁王旗的锡伯河之地”中的后一次,但无法确认两次的划分旗界是否指同一件事。乾隆十七年(1752)太监王金超^[25]拦驾跪访一案再次引出二旗的地界问题。^[26]

这份档案对翁牛特右翼旗将锡伯河之地划归喀喇沁右翼旗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的记述,也对上一份档案所载二旗划分锡伯河之地一事做出了解释。正是此次即乾隆十四年(1749)的划分导致太监王金超无法收取地租而拦驾跪访。康熙五十年(1711)赐予喀喇沁右翼旗的锡伯河之地时隔38年后才得以正式划分。所说的锡伯河之地为今天赤峰市喀喇沁旗由西南向东北方向穿过松山区与市区相连的狭长地带。

3. 翁牛特右翼旗与翁牛特左翼旗旗界

翁牛特左右二旗均系哈赤温后裔部众基础上于崇德元年(1636)设立的外藩蒙旗,孙杜棱之弟栋岱青掌管左翼旗,任第一代札萨克。自天聪八年(1634)硕翁科尔会盟划定蒙古各部牧界至乾隆中期,二旗的游牧地虽有边界,但并没有正式划分旗界。^[27]据《档册》记载,二旗的大致界址为:东北以伊那克喀喇山、乌里山、乌德呼音花与翁牛特贝勒旗邻接,东至其甘宝拉格。“伊那克喀喇山”即《蒙古游牧记》所载“旗东八十一里有高淀山,蒙古名音纳哈喀喇”^[28],可能是今天的翁牛特旗杜家地乡境内的“音只梁”。^[29]“音只”应为“伊那克”(Inay)的谐音,而不是该地名志所标的“Injay-a-yin dabay-a”。乌里山的具体位置不明。在翁牛特旗有一个与“乌德呼音花”发音相近的梧桐花镇,其名称来源于辖内的“梧桐花村”(Üde-yin quva)。在《翁牛特旗地名志》中解释为“清乾隆年间(1736—1795)建村,相传古时重要人物路经此地,在南山曾用过午餐,故名乌德音花(汉译为用过午餐的土山),后习称梧桐花”。^[30]从字面上“乌德呼音花”与“乌德音花”非常接近,但词意有很大的区别,“音”(yin)为蒙古语的定格

形式，“花”（quva）为蒙古语的“缓坡的山丘或者土岗”之意，两者的用法完全相同，区别在于“乌德呼”和“乌德”。在蒙古语中“乌德呼”（üdekü）意为“送行”或“送别”，“乌德”（üde）意为“中午”，《档册》的记载更为可靠。因此“梧桐花”这个地名源自“乌德呼音花”（送别的土山），而不是“乌德音花”。《蒙古游牧记》所载“旗北五十里有乌得呼华山”^[31]指的就是“乌德呼音花”，在蒙古语中意思完全相同。“其甘宝拉格”为今天翁牛特旗巴嘎塔拉苏木境内的“其甘诺尔”（Čegen nyur）一带。但由于东部其甘宝拉格、章古台及东北之伊那克喀喇山以内，博尔和河河湾以上之地被翁牛特左翼旗侵占，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双方交换文书，正式划定二旗旗界。

(1) Ongniγud-un ǰasaγ-un Törö-yin dügüreng giγün vang Vangšuy, (2) Qosiγun-u kereg-i tusalan ilγaγči Tusalaγči Ded ǰerge (3) tayiji Čerenǰab, Gudayar ǰerge tayiji Sungrui-tan-ü bičig. (4) Čiyulyan-u terigün-ü kereg-i tusalan sidkegči (5) Ongniγud-un ǰasaγ-un Törö-yin Darqan-u dayičing (6) dörben ǰerge temdeglegsen Beyile tan-a ergün bariba. (7) temdeg solilčan abulčiqu-yin učir, edüge tan-u (8) qosiγun-u Tusalaγči Čimeddorǰi, Sangǰirasi, ǰakiruyči (9) Sanǰab, Meyiren Tegüşǰiryalang-tan, man-u qosiγun-u (10) Tusalaγči Čerenǰab, Meyiren Mōnggōnsang, ǰalan Emegtü, Urtu- (11) tan qamtu neyileǰü eb-iyer kelelčen qayučin dangsan-dur (12) bayiqu ǰaq-i orkiǰu qoyiči edür man-u qoyar (13) qosiγun-u olan Tayiji arad-nar-un demei temečeldün (14) buliyalduqu-yi ügei bolǰaju egüride ǰaq-i (15) siddügsen-inü, Qongyor oboγ-a, tegünče ireǰü (16) bariγsayar Öndör quv-a, tegünče ǰosu-yin ekin-ü (17) qoyitu dalang bariγsayar Sečigür-ün dalang, tegünče (18) Bombatu-yin ekin-ü oboγ-a-tu qara, tegünče (19) Tuuša-yin qara, tegünče Dösi-yin oroi, tegünče (20) Tegnegül-ün bayan toloyai, tegünče Küiten-ü ama-iyar (21) Berke γool-i getülǰü Del qada, tegünče Engke-yin (22) ǰegün quv-a, tegünče kiyasa-yin quv-a, tegünče (23) Tosotu γau-nu eki, tegünče Irčiger-ün dalang (24) bariγsayar ǰegün Tesgetü-yin ekin-ü Öndör quv-a, (25) tegünče bariγsayar Moroi-yin ǰilay-a-yin barayun dalang-un (26) Muqur

qosiγun-u engger-ün tergen-ü yeke jam-iyar (27) qolboγ-a öberlen, čiy-i bodoju Ulan söm-e (28) ene jerge-yin γajar-ača uruysi eteged-dür jegün Qosiγud Beyile-yin (29) qosiγun-u ulus nutuγluy-a kemen toytoγsan yosoγar, egün-eče (30) qoyisi jayay bolγaju batulan jasay-un tamay-a (31) daruγsan bičig kijü medegülür-e ergün ilegebe. (32) Tngri-yin tedkügsen-ü döčün jiryuduγar on-u jun-u dumdadu (33) sarayin qorin yisün-e^[32]

汉译:

翁牛特札萨克多罗杜棱郡王旺舒克、署理旗务协理二等台吉车仁扎布、三等台吉松瑞等移咨翁牛特札萨克记四次多罗达尔汉岱青贝勒。互换执照事由。今贵旗协理其木德多尔济、桑杰喇锡、管旗章京三扎布、梅伦特古斯吉尔嘎朗等与我旗协理车仁扎布、梅伦孟根桑、扎兰额莫格图、乌日图等会同协商，废弃旧档册所记界址。为防止日后众台吉及属民之间纷争，将永久旗界指定如下：从洪果尔敖包至温都尔花，再从招苏河源北堤至四角山，再次第至崩卜吐一肯敖包吐喀喇、图沙喀喇、都石山顶、腾纳古勒巴彦托罗盖，再从辉腾沟门横穿博尔和河至得拉哈达，再次第至恩科准花、匣子花、托苏图沟脑、伊尔吉嘎尔山顶，再从东德斯格图温都尔花至莫勒峡谷西山顶莫和尔和硕山阳，再顺此处行车大道而下，从号尔包南面至乌兰苏莫为一条线。以上界线以南为西翁牛特王旗地界，以北为东翁牛特贝勒旗地界。以此为界，特移送札萨克印文。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据此记载，二旗的界址有很大的迁移，被侵占的地界归属翁牛特左翼贝勒旗，至此右翼王旗的旗界正式确定。西端的洪果尔敖包位于旗西北百四十里，汉名黄山，又称泥楚浑都尔碧尔山。^[33]洪果尔敖包即今天的位于赤峰市松山区、克什克腾旗和河北省围场县交接地带的大光顶山。崩卜吐一肯敖包吐喀喇位于今天赤峰市松山区大五十家子乡上下本不吐一带。东端的乌兰苏莫即敖汉旗与翁牛特右翼旗接壤处的乌兰苏莫（红庙或乌兰索墨）。

小 结

天聪八年（1634）的硕翁科尔会盟虽指定了部分各蒙古部落的牧界，但记述

极其简略，一直无法得知其详细情况。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对当初翁牛特左右二旗的旗界，即南迁后的哈赤温兀鲁思领地留下了珍贵的资料。翁牛特左翼旗作为单一的由翁牛特部组成的札萨克旗，与右翼旗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正式划分旗界之外，其牧界基本没有发生变更。翁牛特右翼旗则不同，在康熙、乾隆年间发生的几次旗界变更，与曾经的翁牛特、喀喇车里克二部的游牧地有关。

喀喇车里克部镇国公（亦称东公）属地临近老哈河与敖汉旗相邻，因此划拨给敖汉旗的锡尔乌苏、南加依喀喇等地曾经是喀喇车里克部的游牧之地，只是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划拨给喀喇沁右翼旗的锡伯河之地与康熙皇帝的赏赐有关。这个案例再一次证明蒙古札萨克旗的“君国子民”之权只是相对而言，实际上清朝对旗札萨克及人民拥有最高统治权，掌握着对旗内土地的所有权和最终支配权。^[34]

经过献地木兰围场、划拨部分旗地给敖汉旗及康熙皇帝将锡伯河之地赐予喀喇沁右翼旗之后，翁牛特右翼旗的旗地进一步缩小。最后的旗地大致包括现在赤峰市松山区、红山区、元宝山区中北部及翁牛特旗西南部等地界。

注释

[1] 《满文老档》（全二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1113页。

[2] 胡日查和齐木德道尔吉分别在《科尔沁蒙古史略》（蒙古文）第137页和《四子部落迁徙考》中进行过纠正。上述地名考证请详见玉芝的博士学位论文《蒙元东道诸王及其后裔所属部众历史研究》第80—81页。

[3] 《旧满洲档》，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69年，第3937页。

[4] 《清太宗实录》，天聪八年十一月壬戌日。

[5] 玉芝的博士学位论文《蒙元东道诸王及其后裔所属部众历史研究》第82页的注释6和7中认为：“胡喇虎”和“胡虎布里都”即位于巴林右旗的“胡喇户山”。这与乌云毕力格《蒙古游牧图》载《昭乌达盟巴林二旗图》所载“南以胡喇虎敖包与翁牛特为界”相一致。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1-1-179-1）的记载也证明，当时翁牛特、巴林二部以西喇木伦河为界。

[6] 与木兰围场有关的旗界变更请参见拙文《清代翁牛特右翼旗献地及木兰围场始

置时间新考》，《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7] 【清】张穆撰：《蒙古游牧记》卷三，《敖汉部》，同治六年（1867）寿阳祁氏刻本。

[8] 【清】张穆撰：《蒙古游牧记》卷三，《翁牛特部》。

[9] 赤峰市档案馆藏：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1-1-267-2。

[10] 赤峰市档案馆藏：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1-1-267-1。

[11] 乌云毕力格等编著：《蒙古游牧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页。

[12] 【清】张穆撰：《蒙古游牧记》卷三，《敖汉部》。

[13] 敖汉旗政府编：《敖汉旗地名志》，1987年，第240页。

[14] 该地图明确标写“乌兰苏莫”的汉名为“红庙子”。

[15] 指赤峰市档案馆藏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1-1-399-1、1-1-423-1所载舆图上的位置。

[16] 敖汉旗政府编：《敖汉旗地名志》，1987年，第131页。

[17] 赤峰市档案馆藏：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1-1-946-5。

[18] 内蒙古测绘局：《内蒙古自治区地图集》，1987年，第30页。

[19] 【清】张穆撰：《蒙古游牧记》卷三，《敖汉部》。

[20] 猴尔头河为锡伯河的最大支流，即现在的半支箭河。

[21] 【清】张穆撰：《蒙古游牧记》卷二，《喀喇沁部》。

[22] 内蒙古档案馆藏：喀喇沁右翼旗印务处档案，505-1-42。

[23] 喀喇沁右翼旗第八任札萨克多罗都棱郡王喇特纳锡第。

[24] 辅国公敏珠尔阿喇布坦。

[25] “王金超”为音译。

[26] 赤峰市档案馆藏：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1-1-156-2。

[27] 赤峰市档案馆藏：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1-1-179-1。详情参见上一节的引用文。

[28] 【清】张穆撰：《蒙古游牧记》卷三，《克什克腾部》。

[29] 李法普主编：《翁牛特旗地名志》，1987年，第192页。

[30] 李法普主编：《翁牛特旗地名志》，1987年，第128—129页。

[31] 【清】张穆撰：《蒙古游牧记》卷三，《翁牛特部》。

[32] 赤峰市档案馆藏：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1-1-272-1。

[33] 【清】张穆撰：《蒙古游牧记》卷三，《翁牛特部》。

[34] 相关论述详见乌云毕力格《康熙初年清朝对归降喀尔喀人的设旗编佐一以理藩院满文题本为中心》，载《清史研究》，2016年第4期，110-114页。

The Change of the Boundaries of the Ongniyud Right Banner in Qing Dynasty

Yu Hai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1)

Abstract: Except that the Jasay of the Ongniyud Right Banner dedicated the Mulan paddock to the court in Qing Dynasty, the boundaries of this Banner have changed in the period of the emperor Kang'si and Qian'long because of the conflict with the Auqan Banner and Ongniyud Left Banner of the Joo-Uda Aimay and Qaračin Right Banner of the Jusutu Aimay. After these changes the territory of the Ongniyud Right Banner shrunk further. In the end, the territory of the Ongniyud Right Banner in the Qing Dynasty roughly included the Songshan District, Hongshan District, Yuanbaoshan District, and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Ongniyud Banner of Chifeng nowadays.

Key words: Boundaries; Ongniyud Right Banner; Qing Dynasty

[收稿日期]: 2021-5-30;

[作者简介]: 玉海 (1973-), 男, 蒙古族, 内蒙古翁牛特旗人, 法学博士,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清代蒙古历史、蒙古部族史。